

半米登高

刘志坚

刚进农历九月，凉意便已入骨。陪康复的妻子到小区绿地溜达，也只能改在午后了。她倒是兴致很高，因为离她拟定的目标——重阳节一定要登上那个半米高的土丘，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她要抓紧训练。

登高之事，我们是有过好时光的。新婚旅行，我俩去爬泰山。早年在体校练过长跑的她，爬到山巅时全无疲惫。在玉皇顶，她解下红丝巾，一边挥舞一边雀跃，笑着说脚下的云絮像软轿子，托着她这个新嫁娘都要飘起来了……那年，雨雾里爬黄山，她攥着湿漉漉的扶手回头对我笑，说那朦胧中的迎客松，每根松枝都在殷勤留客。

即便是带着儿子爬小城郊外的无名野山，她也能寻着酸枣的微甜，一路走，一路说：“再走两步，山顶的风景，定是另一番滋味。”退休后，她说等你也退休了，还有好多山等着我们去登高呢！首站就是梵净山……

可是，一场大病后，登高的畅想都锁进了往事里。卧床半年后，她才勉强扶墙挪步，到能拄着拐杖在平地上慢慢走时，已经熬去了一千多个日夜。直到今年春末，一个暖洋洋的午

后，她忽然指着小区绿地中央那座微微隆起的土丘，声音轻得仿佛耳语：“今年重阳，我们去爬那个吧……”

此刻，土丘旁那棵银杏树的叶子正在飘落，在绿地上，像是为迎接她的“莅临”铺就的金黄色地毯。我蹲下身，为她重新系紧鞋带。她一只手攀着我的肩，借力将身子一寸一寸往上挪。通往丘顶的路长约十米，坡度极缓，但草皮松软，需扎稳脚才敢移动重心，于她来说如攀峭壁。每走一步都摇晃、趔趄，脸上鬓角冒出的汗，像在经历一场长跑。

半途，她站住重重地喘息。我劝她歇歇，她却望着近在咫尺的“山顶”摇头：“不歇了……再走两步，就到了。”神情和语气，与当年泰山十八盘上那个轻捷的身影蓦然重合。只是那时的“两步”，是青春的雀跃；如今的“两步”，是生命与自身沉重的角力。

终于，我们站上了“顶峰”——那个不过高出平地半米的土丘。而她却像登顶珠穆朗玛峰，舒心地笑了。秋阳，在她已经无法挺拔的身上洋溢，似在为一尊“病罗汉”塑身。“你看！”她指着不远处的菊花，语调里有

种崭新的发现，“从这里看过去，花是不是开得……更好看些了？”

风从耳畔拂过，送来隐约的、清浅的菊花香。我忽然明白：登高之意，从不在于山的高度。昔日我们攀登的，是生命里勃发的朝气；今天我们相扶而上的，是绝境中重新行进的勇气。她从云端跌落，在泥泞中挣扎，如今能站在这半米之巅，与秋风、秋阳和一片寻常菊花从容相对——这已是生命的赞歌。

在“山巅”盘桓了许久，她牵着我的手，一步步往下走，那步子，竟比登临时踏实了许多。有相熟的邻居笑问：“散步呢？”她微笑着点头，声音清晰而平静：“是啊，我们刚登高回来。”

风里的菊香愈发浓郁了，缠绕在呼吸之间。我侧过头看她，忽然想起黄山雨雾中她说过的话：“风景不在山顶，在路上。”是的，最美的风景，原不是山的崎岖险峻，而是无论峰顶或低谷，都守在身边的那个人。是无论脚步多么迟缓，都愿意一起前行的那份心意。

这次半米的登高路，是我们此生最值得铭记的壮游。

瓶罐风景

柳华东

母亲什么时候迷上养花？我还真说不清楚。她年轻时也养花，可照顾老的，哄着小的，还要下地进果园，东一头西一头地忙个不停，养花往往有始无终。如今，老的走了，小的工作的工作、上学的上学，土地因年纪大了转给了别人，母亲又想起了养花。

院子里一角儿，瓶瓶罐罐一大堆，每个瓶儿罐儿的都装了泥土，养上了花儿。用的这些器物实在是寒酸了点，却满眼的青翠，点缀其间的各色花朵琳琅满目，真是漂亮。

妻子绕着这些瓶瓶罐罐看，赞不绝口，母亲高兴得不得了，追着问：看上哪个了？你只管拿……可惜，妻子竟看不上一种，背后跟我说，妈都种了些啥呀？放在一起好看，可杂七杂八的，上不了讲究。母亲养的花，都是些常见的甚至被淘汰的老品种，如：月季、吊兰、樱桃、夹竹桃、天竺葵、玻璃翠、大头兰……

后来哥哥送回几盆杜鹃花，我把家里的君子兰带回老家，让母亲伺弄。大家还不约而同地纷纷带回一些花盆，想淘汰那些瓶瓶罐罐。母亲喜欢杜鹃堆堆叠叠的花朵，可惜，不谙其习性，很快蔫不拉唧的。母亲让哥哥带回，送给懂的人养，说怕自己把这么好看的花儿养死了。从此，她也拒绝再养此类难伺弄的花草。

母亲的瓶瓶罐罐还在，她从山里挖回的多肉绿植，一瓶一棵，居然有二十棵。为了增加养花器物，母亲把装液肥的桶，别人不要的废漆桶，自己家里淘汰的各类器皿几乎全用上了。矿泉水瓶、饮料瓶，她都能拦腰剪成个小花盆。

为防水涝，各种器具必须底部钻孔，塑料的、铁的都好说。可瓷的、陶的，钻孔就很难做。这也难不倒母亲，她居然攻克了技术难关！我问她怎么钻上了孔洞，母亲很自豪地告诉我，把瓷（陶）器放进水里，一颗钉子、一把锤子就搞定了。

再后来，母亲把父亲的酒坛子也变成花盆，方法就是用烧热的铁圈套在酒器上，热胀冷缩，“砰”一声，一个漂亮的花盆就完成了。

母亲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我们中她的花，有一次妻子一次性拿走三瓶多肉，嫂子则看中了一盆蟹脚兰。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，一边往外搬，一边问再要不要其他的，乐得合不拢嘴。

母亲养花的技术也是日渐提高。有一年门口水泥地缝隙里居然钻出两棵红蓼，这可是农村水边最常见的野草了。母亲喜得不得了，天天去看看长高了多少，担心水泥缝里泥土太少，就勤浇水。两棵红蓼夏天就长得一人高了，挂着红通通的穗，漂亮极了，谁见了都说没想到蓼草能这么漂亮。

一次，我顺道回家看看父母，只见院门敞开着，母亲单薄的身影坐在小凳子上，正呆望着那一堆瓶瓶罐罐组成的花草景观。抬头看见我，惊喜道：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是周末？唉呀，我赶紧去菜园给你拾掇点瓜菜啥的。看着母亲忙忙碌碌、唠唠叨叨的样子，心中不由得一酸：自己已多久没有陪她说说话了？

我忽然悟出，母亲养育了三个儿子，又帮着带大了孙子孙女，如今晚辈都忙于工作、学习。空巢的寂寞，老去的无奈，不正是靠这些瓶瓶罐罐里的风景，打发她无聊的时光吗？

栖霞名宴

樊军

资深旅友常言人生至臻境界，“一觉睡到自然醒，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”“人生唯有美景与美食不可辜负”。世间情爱或有保质期，唯独舌尖上的旅行永不过期，无论是潇洒的自由行，还是结伴的团队游，少了美食点缀的美景总显单薄。

踏足胶东半岛腹地的山城栖霞，必会打卡“民间小故宫”牟氏庄园、“东方道林之冠”太虚宫、“一山踞三县”的天崮山。而要让这场旅行圆满，则要尝一尝以“果”为魂的苹果宴、流传三百余年的牟家地主宴，再择几样可口的农家小吃，慢嚼细品间，轻轻地回味，静静感受栖霞独有的烟火韵致。

栖霞，是享誉中外的“中国苹果之都”“世界苹果之城”。栖霞苹果宴

是以地道栖霞苹果为主食材，搭配地方特产、时令果蔬，在传统胶东菜的基础上创新研发的风味主题美食。宴席特色菜品有三丝苹果盅、油爆苹果虾仁、苹果叉烧肉、苹果八宝饭等，自成体系，风情浓郁，既保留了传统宴席的规整格局，又融入现代餐饮的时尚理念，每一道菜都是栖霞饮食文化的鲜活注脚。

牟家地主宴，是从牟氏庄园的百年家族饮食文化中孕育的“活化石”，具有独特的“三灶制”，讲究制作精细、礼仪周全、营养均衡，是胶东鲁菜风味宴席的典型代表。宴席分为三部分：一是私房菜，由庄园“小伙房”专门烹制，是牟家主人日常食用的菜肴，讲究精致适口；二是宴客菜，以“八大碗”（一鸡、二笋、三汤、四蹄、五

福、六扣、七圆、八鲤）为特色，专为接待达官显贵、高朋至亲所用，不仅菜品丰富，更有严格的等级之分，不同身份的客人用不同规格的菜品，细节间透着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；三是家常菜，由“大伙房”负责，供给庄园日常工作人员食用，实惠又管饱。每逢庄园有大型祭祀、寿诞或婚嫁活动，大小伙房便会一同出动，摆开热闹的流水席，客人随到随吃，吃完即走，既显排场又不失烟火气。

第八届山东栖霞苹果艺术节期间，栖霞苹果宴与牟家地主宴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“中国名宴”。如今，这两档宴席早已超越“美食”本身，成为果都栖霞最靓丽的名片，等待每一位到访者，用舌尖读懂这座山城的故事，感悟地理之美、文化之韵与生活之味。

善意提醒

颖婕

前几天参加市作家协会活动，回来后收到一位姐姐的微信。

初次见面，她注意到我脸上有斑，便给我推荐了一份她一直在用觉得不错的祛斑霜，还贴心地发来了拼多多的链接，并强调千万别买错了。我上网一看，果然有不少同名且包装相似的产品，最后对照她发的照片，才精准买到同款。她还叮嘱我，一定要坚持用。其实，她完全可以不管的，只是由于她的善良，好心地把自己觉得好用的东西分享给能用得上的人。

还有一次，我坐公交车时，后面的一位阿姨拍了我一下，我回头，觉

得并不认识她呀。原来她看到我后面的脖颈上有碎发，让人显得不那么利索，建议我把后面那些多余的碎发剪掉。我知道我脖颈上的头发比较旺，只是因为看不到，所以也没觉得怎么样，经她这么一提醒，回家跟老公一说，他也觉得阿姨说得对。所以我每次洗头前，他都要检查一下，看到有新长出的碎发，就给我剃一剃，还总说，这样果然清爽多了。其实，阿姨跟我素不相识，原本也可以不管的，然而干净利落的她，却好心地提醒了我一下。

现在，这种好心提醒别人的人不太多了，大多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

还有些人，巴不得别人出洋相呢。我想起在大学时，有一次，买了一套漂亮的衣服，整个夏天穿着在校园里晃荡，就没有人提醒我，说那是睡衣。直到参加工作很多年后，我才后知后觉，觉得那应该是睡衣的款式。虽然是长衣长袖，但就应该是睡觉时穿的，面料那叫一个柔软舒适，也难怪我那么喜欢穿。正因如此，那些主动提醒别人的善意才更显珍贵。无论是作家协会姐姐的好物分享，还是公交车阿姨的贴心提醒，这些不求回报的温暖，让我们相信，真诚与善意从未从生活中消失，而这份美好，也值得我们继续传递下去。